

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

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

第六輯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編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集刊編輯委員會

主任：裘錫圭

成員：（以姓氏筆劃爲序）

汪少華	周波	施謝捷	郭永秉	陳劍
張小豔	張傳官	程少軒	鄔可晶	裘錫圭
廣瀨薰雄	劉釗	劉嬌	謝明文	

主編：劉釗

目 錄

關於地支“巳”的疑問	[日] 松丸道雄	(1)
無名組卜辭分類名稱糾誤	林 澧	(7)
契文瑣記	黃天樹	(13)
讀史語所 YH127 坑札記——合 892 正、反釋讀校正	蔡哲茂	(17)
釋甲骨文中的“役”字	劉 釗	(33)
甲骨文中的動物之三——“熊”、“兔”	單育辰	(69)
釋甲骨文“烈風”——兼說“夆”形來源	蔣玉斌	(87)
花東甲骨字詞考釋四例	王子楊	(93)
說臨	謝明文	(101)
胡應姬鼎試釋	李學勤	(109)
讀新見“宋公匭鋪”二器札彙	張光裕	(113)
新見商金文考釋(二篇)	朱鳳瀚	(123)
新見攻廬王姑癸皮難劍銘文及其相關問題	曹錦炎	(143)
“周斝壺”的流傳及其著錄	汪 濤	(153)
它簋蓋銘文新釋——西周凡國銅器的重新發現	董 珊	(163)
息公子朱相關銅器研究	蘇建洲	(179)
西周金文與傳世文獻字詞關係之對比研究	田 焯	(191)
《戰國文字及其文化意義研究》緒言	裘錫圭	(219)
一粟居讀簡記(七)	王 輝	(233)

戰國文字中的“宮”字	李家浩	(245)
簡介兩枚新見楚官璽	黃錫全	(277)
《清華四》芻議：聞問，凡是(征)，昭穆	季旭昇	(283)
楚文獻中的教育與清華簡《繫年》性質初探	李守奎	(291)
談談戰國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現象——以清華簡《厚父》為例	趙平安	(303)
上博六《孔子見季桓子》簡序追補	[美] 顧史考	(311)
《詩·周頌·敬之》與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對應頌詩對讀	沈 培	(327)
上博九《成王爲城濮之行》補釋	馮勝君	(359)
《容成氏》補釋三則	陳 劍	(365)
從戰國文字所見的類“倉”形“寒”字論古文獻中表“寒”義的“滄/滄” 是轉寫誤釋的產物	郭永秉	(379)
上古漢語中本來是否存在語氣詞“只”的問題的再檢討——以出土 文獻所見辭例和字形爲中心	鄔可晶	(399)
石鼓文考釋五篇	徐寶貴	(423)
說俞玉戈銘文中的“才林田俞矧”句	[日] 廣瀨薰雄	(443)
漢代銘文考釋三則	陸錫興	(461)
渥洼天馬西北來，漢簡研究新飛躍——讀《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》	胡平生	(467)
西方漢學界裏的兩位中國簡牘學大師	[美] 夏含夷	(477)
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《七畜日》的復原問題	陳 偉	(487)
銀雀山漢簡釋讀小札	陳偉武	(493)
秦漢“乞鞫”制度補遺	楊振紅	(499)
咸陽出土“徒唯”印考略	劉樂賢	(511)
江陵鳳凰山西漢墓簡牘與秦漢印所見人名(雙名)互證(之二)	施謝捷	(519)
《嶽麓書院藏秦簡(叁)》校勘記	[德] 陶 安	(537)
根據馬王堆帛書《天文氣象雜占》中的圖像資料校讀相關傳世 古書札記二則	劉 嬌	(575)
《馬王堆漢墓帛書〔肆〕》整理札記(二)	周 波	(583)

- 河南平輿出土兩漢封泥拼綴十四則——兼論封泥拼綴的標準 …… 張傳官 (595)
- 馬王堆漢墓《喪服圖》新探 …… 程少軒 (621)
- 《東漢元和二年“蜀郡西工造”鑿金銀銅舟》補正——兼說“泆”字 …… 任 攀 (633)
- 論《書》與《尚書》的起源——基於新近出土文獻的視角 …… [美] 艾 蘭 (643)
- 梅本古文《尚書》新考 …… 彭裕商 (653)
- 熹平石經《魯詩·鄭風》復原平議——兼論小序產生之年代 …… 虞萬里 (657)
- 《莊子·大宗師》“入水不濡、入火不熱”解詁——兼論《莊子》表述
“離形去知”相關問題 …… 何志華 (683)
- 說《尚書》中的“敕”及相關諸字 …… 李春桃 (703)
- 漢字形體研究斷鏈管窺 …… 許學仁 (717)
- “咸”字音釋——侵脂通轉例說之二 …… 孟蓬生 (729)
- 唐寫本《說文》殘卷研究 …… 李宗焜 (755)
- 從現代文字學史看容庚先生的《中國文字學形篇》《義篇》 …… 陳斯鵬 (775)
- 國圖藏《梵網經》敦煌殘卷綴合研究 …… 張涌泉 孟 雪 (791)
- 敦煌佛經疑難字詞考辨三則 …… 張小艷 (825)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·第6輯,復旦大學出土文獻
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/復旦大學出土
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.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5.2

ISBN 978-7-5325-7491-9

I. ①出… II. ①復… III. ①出土文物—文獻—中國
—文集②漢字—古文字學—文集 IV. ①K877.04-53
②H121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282020 號

責任編輯:顧莉丹

裝幀設計:何 暘

技術編輯:富 強

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(第六輯)

—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
(全二冊)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編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網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網網址: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52.5 插頁 10 字數 968,000

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—1,300

ISBN 978-7-5325-7491-9

H·124 定價:25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《東漢元和二年“蜀郡西工造” 鎏金銀銅舟》補正

——兼說“泝”字

任 攀

《文物》2014年第1期刊發的許建強先生撰《東漢元和二年“蜀郡西工造”鎏金銀銅舟》一文(以下簡稱“許文”)介紹了一件東漢元和二年銅器,並對銘文作了解讀,但是在釋字、銘文理解及器物定名上還有一些問題。本文準備先糾正這些問題,再來討論這件銅器在幫助我們確認見於秦漢出土文字的“泝”字方面的重要意義。

—

許文原釋文作：

元和二年，蜀郡西工造乘輿黃白塗舟，中銅五升粉鈔，鑄工陵，塗工歆，文工順，泝工來，造工世，護工掾敦、長廷、丞盱、掾嗣、令史況主。

我們將釋文改作：

元和二年，蜀郡西工造乘輿黃白塗丹中銅五升粉鈔，鑄工陵，塗工歆，文工順，泝工來，造工世，護工掾敦、長廷、丞盱、掾嗣、令史況主。

“丹”、“泝”，原誤釋為“舟”、“泝”。“丹中”是指器物內壁塗有丹漆。“泝工”應指給器物塗飾丹漆的工種。詳見下文。

“粉鈔”應是器物自名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五七載《魏武上獻帝表》曰：

臣祖騰有順帝賜器，今上四石銅銷四枚、五石銅銷一枚，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。^①

許文介紹的是御用鍍金銀粉銚，和引文中提到的順帝御物純銀粉銚類似。

粉銚應即調粉所用之銚。考古所見漢代銅銚的器形類似銷、盆一類器物^②。粉應即傅面所用之粉。漢晉人所用的粉一般有米粉、胡粉（也稱鉛粉）^③，需摻入水或脂調和才能附着於面部。米粉、鉛粉本身稱為“粉”，調和之後也稱“粉”。《釋名·釋首飾》“粉，分也，研米使分散也”、“胡粉，胡，餽也，脂和以塗面也”。《華陽國志·巴志》巴郡江州縣下云：“縣下有清水穴，巴人以此水為粉，則膏暉鮮芳；貢粉京師，因名粉水。”^④都表明要用水或脂調製粉^⑤。

根據我們對銘文的解讀得知，銅銚內壁應塗有丹漆。蒙裘錫圭先生見告，他曾請人到銅銚的收藏單位壽縣博物館查驗原器，得知該器內部確為紅色。據許文介紹，銅銚器表通體施黃白相間的鍍金銀工藝，並刻劃有紋飾。河北滿城二號漢墓出土有一件錯金朱雀銜環雙連銅豆，杯內外飾錯金柿蒂紋，出土時豆內也存有朱紅色痕迹^⑥。銅銚和銅豆的情況很相似，兩器內部的紅色遺迹就可能是作器時塗飾的丹漆。孫機先生認為銅豆應為調脂用具^⑦，很有道理。東漢元和二年銅銚自名“粉銚”，也應該是調粉用具。

“銅五升”是指該器為銅質，容量為五升。

許文將該器稱為“銅舟”是受到誤釋的影響，應正名為“銅銚”。“黃白塗丹中銅五升粉銚”是指外塗金銀、內塗丹漆、銅質的、容量為五升的調粉之銚。

① 《太平御覽》，中華書局，1960年，第3360～3361頁。

② 考古所見漢代銅銚，如陝西茂陵出土的陽信家熨鉢（見咸陽地區文管會、茂陵博物館《陝西茂陵一號無名塚一號從葬坑的發掘》，《文物》1982年第9期）、陝西富平縣出土華陰銅五升銚（見賈麥明《新發現的華陰銅銚及其銘文》，《文博》2000年第1期）、陝西興平市出土上林乘輿銅銚（見張文玲《茂陵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銘文銅器》，《文物》2012年第2期）等，和許文介紹的東漢元和二年銅銚的器形有差別，前三者圓底無耳，後者有矮圈足及一對鋪首銜環耳。河北滿城一號墓出土的銅盆也存在圓底和圈足、無耳和有耳的差別，和上述銅銚的差別類似；同墓出土的銅銷和東漢元和二年銅銚的器形十分接近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、河北省文物管理處《滿城漢墓發掘報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0年，上冊第58頁，下冊圖版26.3）。

③ 孫機：《漢代物質文物資料圖說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302頁。

④ （晉）常璩撰，任乃強校注：《華陽國志校補圖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30～31頁。

⑤ 本段意見及材料多蒙裘錫圭先生賜示。

⑥ 《滿城漢墓發掘報告》（上冊），第265頁。

⑦ 孫機：《漢代物質文物資料圖說（增訂本）》，第302頁。

二

現在來討論“丹”、“泝”釋讀的問題。許文將兩字分別摹作（右下有突出的橫筆，應是誤刻或誤摹所致）、。“泝”字又見於睡虎地秦簡、漢代漆器銘文和遺策，如：

 睡虎地秦簡《效律》45^①、 元始三年漆耳杯^②、 永平十一年漆耳杯^③、 馬王堆漢墓遺策簡 192^④。

因寫法多樣，對該字的考釋可謂衆說紛紜、莫衷一是。其實在 20 世紀 70 年代，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已經作了正確的隸定和釋義^⑤。朱德熙、裘錫圭兩位先生也隨後作了進一步的考證，指出：“如果把這個字的右旁認作‘丹’，無論對於哪一種寫法都講得通。”^⑥朱、裘兩位先生舉出武威漢代醫簡中“丹沙”之丹寫作^⑦。銅鈔銘文中“丹”以及“泝”字右旁的寫法與此相同，可見這兩個字的釋讀是沒有問題的。

釋泝的意見雖然得到部分學者的肯定，但並未得到學界一致的認同。究其原因，恐怕還是缺少明確顯示該字與“丹”字關係的材料^⑧。幸運的是，許文介紹的

- ① 陳振裕、劉信芳：《睡虎地秦簡文字編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 年，第 100 頁。
- ② 貴州省博物館：《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》，《考古學報》1959 年第 1 期，圖 15.3。
- ③ 梅原未治：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》，桑名文星堂，1944 年，圖版 41。
- ④ 湖南省博物館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（下集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3 年，第 235 頁。同書第 236 頁簡 193“泝”字寫作（，見中田勇次郎《中國書道全集》第一卷，平凡社，1988 年，第 57 頁），除去左邊水旁剩下的部分似“羽”非“羽”，可能是將整字誤認為“羽”字而產生的一個累增水旁的錯字。
- ⑤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8 年，第 121～122 頁。
- ⑥ 朱德熙、裘錫圭：《馬王堆一號漢墓遺策考釋補正》，《文史》1980 年第 10 輯；又見朱德熙《朱德熙古文字論集》，中華書局，1995 年，第 130 頁。
- ⑦ 甘肅省博物館、武威縣文化館合編：《武威漢代醫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5 年，簡 86 甲。
- ⑧ 該字的考釋情況可參聶菲《“泝”字銘文研究述略——馬王堆漢墓漆器研究綜述之一》（《中國生漆》2011 年第 3 期；又見羅運環主編《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1074～1087 頁）、金菲菲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遺策集釋》（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0 年，第 96～100 頁）。此外，劉玉環《釋漢代漆器銘文及遺策中的“泛”字》（《今日科苑》2010 年第 8 期）釋“泛”，義為打磨拋光。聶文在結語中指出關於該字的考訂仍處於爭鳴階段，並從字形、字義及所涉工藝問題等三個方面分析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。高秀芝《漢代漆器銘文研究概況及文字編》（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2 年，第 3 頁）也指出“該字到底應該如何隸定，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是沒有達成統一意見，還有待於專家們去進一步探討研究”。

銅鈔銘文提供了“泝”字右旁“丹”單用，且字義與“泝”密切相關的例子；更為重要的是，該器為秦漢出土文字中的“丹”字新增了一種可與古書對應的用法。結合多種因素看，“丹”無疑是“丹”字，釋“泝”為“泝”的意見完全可以肯定下來。

古書中有“漆丹中”這樣的說法。《周禮·天官·淩人》“大喪，共夷槃冰”下鄭玄注引《漢禮器制度》曰：“大槃廣八尺，長丈二尺，深三尺，漆赤中。”唐陸德明《音義》曰：“漆赤中，用朱漆其中。”宋龔崇義《三禮圖集注》“簠”、“簋”下引舊《圖》文中描述簠、簋形制的部分均有“漆赤中”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五九《器物部四》“簠簋”下引《三禮圖》文中與上述兩處“漆赤中”相對應的，一為“漆丹中”，一為“漆赤中”^①。丹漆色赤，“漆丹中”和“漆赤中”意思一樣。銅鈔銘文中的“丹中”和這裏的“漆丹中”表達的顯然也是一個意思。

銅鈔銘文以及《漢禮器制度》、《三禮圖》等書中描述槃、簠、簋等器物形制的文字中的“丹中”、“漆丹中”、“漆赤中”，之所以使用“中”字應該和這些器物都是中空容器有關。《說文》“中，內也”，从中的“盅”訓為“器虛也”。對於那些無法用“中”指代內部的器物來講，顯然就只能用“丹”、“赤”來形容了。

相關學者對漢代漆器上漆膜的研究證實，當時所用的紅色漆液主要就是以朱砂（也就是丹砂）為呈色顏料，並且在繪製彩色紋飾或進行其他表面處理工序前要髹塗黑色底漆層^②。這和古書及漆器銘文中記錄的塗丹（也就是塗紅漆）之前先塗黑漆這樣的工序相吻合。《淮南子·說山》：

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，先黑而後青則不可。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，下丹而上漆則不可。萬事由此，所先後上下，不可不審。^③

古書中單獨講的“漆”一般指黑漆。《周禮·春官·巾車》“漆車”，賈公彥疏：“凡漆不言色者皆黑。”^④

漢代漆器銘文常在器物自名前加“髹泝”或在後面物勒工名的部分有“髹工”、“泝工”，如：

[乘輿]髹泝畫紵黃鈞斗飯槃，元延三年，供工工彊造。畫工政、塗工彭、泝工

① 《太平御覽》，第 3367 頁。

② 金普軍：《漢代髹漆工藝研究》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08 年，第 72 頁。

③ 何寧：《淮南子集釋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 年，第 1125 頁。

④ 《周禮注疏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851 頁。

章。護臣紀、嗇夫臣彭、掾臣承主，守右丞臣放、守令臣興省。^①

元始三年，廣漢郡工官造乘輿鬃泐畫木黃耳椀。容一升十六籥。素工昌、鬃工立、上工階、銅耳黃涂工常、畫工方、泐工平、清工匡、造工忠造。護工卒史憚、守長音、丞馮、掾林、守令史譚主。^②

元始四年，蜀郡西工造乘輿鬃泐畫紵黃釦飯槃。容一斗。鬃工石、上工譚、銅釦黃塗工豐、畫工張、泐工戎、清工平、造工宗造。護工卒史章、長良、丞鳳、掾隆、令史褒主。^③

建武廿一年，廣漢郡工官造乘輿鬃泐木俠紵杯。容二升二合。素工伯、鬃工魚、上工廣、泐工合、造工隆造。護工卒史凡、長匡、丞緡、掾恂、令史郎主。^④

永平十一年，蜀郡西工造乘輿俠紵量一升八合杯。素工武、鬃工戎、泐工翕、泐工當、造工代。護工掾封、長豐、丞嵩、掾羽、令史強主。^⑤

“鬃泐”連文，前者指塗黑漆，後者指塗紅漆。“鬃工”一般排在“泐工”之前。這些都表明了鬃、泐在工序上的先後關係。

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遣策中也有在器名前以“鬃泐”作修飾語的用法，如“鬃泐幸食杯”（簡 192、193、194）、“鬃泐食檢（奩）”（簡 212），所指當即同墓出土的外髹黑漆、內髹紅漆的耳杯、食奩^⑥。

廣西羅泊灣一號漢墓出土“從器志”木牘上有“丹畫盾”、“丹杯”之語^⑦，是以“丹”為器名的修飾語。古書中除用“丹”修飾器物外，還常用“彤”，如“丹車”又可稱為“彤車”。《大戴禮記·五帝德》載孔子答宰我問帝堯曰：“高辛之子也，曰放勳。其仁如

① 揚州博物館、邗江縣圖書館：《江蘇邗江縣楊壽鄉寶女墩新莽墓》，《文物》1991年第10期。器物編號為M104：29，銘文摹本見圖36.5。“鬃”，原釋文作“髹”。

② 貴州省博物館：《貴州清鎮平壩漢墓發掘報告》。“鬃”字，原釋文一為“髹”、一誤為“休”。

③ 梅原末治：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》，圖版19。

④ 梅原末治：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》，圖版39。“緡”字原闕釋。

⑤ 梅原末治：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》，圖版41。“泐”字作，又見於建武廿八年羹杯（梅原末治：《支那漢代紀年銘漆器圖說》，圖版40），原誤釋作“泐”，從字形和它在工序中的順序來看，無疑當看作為髹漆工藝中“上工”的“上”這個詞造的專字。

⑥ 湖南省博物館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：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（上集）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3年，第88、145頁。

⑦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：《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78～85頁。

天,其知如神,就之如日,望之如雲。富而不驕,貴而不豫。黃黼黻衣,丹車白馬。”^①其中“黃黼黻衣,丹車白馬”,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作“黃收純衣,彤車乘白馬”。丹、彤義同^②。

“泝”、“丹”或“丹中”、“彤”都可以用在器名前作修飾語,顯然是因為它們都可以表示器物內部塗有丹漆這個意思。

朱德熙、裘錫圭兩位先生曾討論過“丹”、“泝”、“彤”三者的關係:

“泝”字不見於字書。從這個字从“丹”,並且經常與“髹”連文(原注:包括與“髹”對舉的情況,如秦律)來看,它顯然是指丹漆的一個字。“丹”的本義是丹砂。大概古人爲了區別丹砂的丹和丹漆的丹,便在指稱後者的“丹”字上增加了“水”旁,或是假借一個現成的“泝”字來指稱後者(原注:古代也許曾爲丹水造過从“水”的專字)。漆本是流體,所以能跟“水”聯繫起來。漢以後人喜歡以“漆”代“髹”,這跟秦漢人以“泝”指稱丹漆,可能出於同樣的心理。

根據以上的分析,“泝”應該讀爲“丹”。但是從古書裏關於丹漆的資料來看,把它讀爲“彤”,似乎更合適些。^③

這些意見很精闢。

上文說過,丹漆的呈色顏料就是丹砂。在秦漢人看來,丹砂摻入漆中變成流體,从水从丹的“泝”無疑是用來表示這種流體最好的字,表示把丹漆塗到器物上這個動作的詞無疑也可以用“泝”字來表示。上引永平十一年杯中“上工”之“上”寫作“泝”,“泝”和“上”的關係應該和“泝”和“丹”的關係類似。

古書中和“髹”連文或對舉而與“泝”相當的字是“彤”,所以朱、裘兩位先生認爲“讀泝爲‘彤’似乎比讀‘泝’爲‘丹’更爲合適”^④。結合“髹”字的讀法來看,“泝”字確有可能讀爲“彤”,但也可能是讀爲“丹”,訓爲彤^⑤。

古漢語名動相因,如“漆”既可以作名詞,也可以作動詞,後來又分化出“髹/髹”^⑥

① 黃懷信主撰,孔德立、周海生參撰:《大戴禮記匯校集注》,三秦出版社,2004年,第750頁。

② 瀧川資言:《史記會注考證》,新世界出版社,2009年,第92頁。

③ 朱德熙:《朱德熙古文字論集》,中華書局,1995年,第130頁。

④ 同上書,第131頁。

⑤ 這一點蒙裘錫圭先生提示。

⑥ 董珊《救秦戎銅器群的解釋》(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,2011年11月16日)認爲“髹”是“髹”字改造聲符的異體,“髹”又有省體作“髹”。這個意見很有啓發性。從漢代漆器銘文中“髹”字寫法來看,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“髹”字可能是在“髹”被錯誤轉寫作“髹”之後才出現的,即將不能表聲的“木”改作“休”而成的雙聲字。

來表示“漆”的動詞用法。《漢書·外戚傳》：

（孝成趙）皇后既立，後寵少衰，而弟絕幸，為昭儀。居昭陽舍，其中庭彤朱，而殿上髹漆。

顏師古注曰：

以漆漆物謂之髹，音許求反，又許昭反。今關東俗，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捎漆。捎即髹聲之轉重耳。髹字或作髹，音義亦與髹同。今關西俗云黑髹盤、朱髹盤，其音如此，兩義並通。^①

但“髹”本身還有作名詞的用法。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·工律》：“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，其不可刻久者，以丹若髹書之。”這裏的“髹”顯然是名詞，但其讀法却有兩種可能：一、音許求反，因詞義引申而有名詞性的漆義；二、讀為漆，《經典釋文·周禮音義》“笙師”下“髹”有兩讀：香牛反或七利反，七利反即漆^②。可以看出，“髹”本應是為“漆”的引申義造的字，在使用過程中，兩者却常常都既可以作名詞，又可以作動詞。上文提過，古書中單用的“漆”一般指黑漆，故“漆”又可以引申出表顏色的黑色義。《周禮·春官·巾車》“漆車”鄭玄注：“漆車，黑車也。”^③

“丹”、“泚”、“彤”三者的關係也應該這樣來理解。

“丹”字的本義是丹砂，丹砂色紅，所以引申出表顏色的“紅色”義，又引申出把物體塗染成紅色的動作義，其中除本義外的兩種意義都可以用“彤”字來表示。《鹽鐵論·散不足》“及其後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瓠而已，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”，這裏的“彤”顯然可以看作動詞。《說文》古文又以“彤”為“丹”，“可以看作字形的借用，也可以看作同義換讀”^④。

“泚”可能是表示以丹漆塗飾器物這個意思的專字^⑤，而古書中表示這個意思的字都作“彤”，如上引《漢書·外戚傳》“中庭彤朱”，“彤”與“髹”對舉；《鹽鐵論·散不足》“雕文彤漆”連用——這兩處的“彤”都可以看作動詞，且與秦漢出土文字中的“泚”用

① 《漢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62年，第3989頁。

② 《經典釋文匯校》，第272頁；“髹”讀為“漆”，是兩字混用導致的（參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第186頁注二）。另參《朱德熙古文字論集》，第131頁。

③ 《周禮注疏》，第851頁。

④ 張富海：《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》，綫裝書局，2007年，第90頁。

⑤ 陸錫興：《泚與有關的秦漢漆器工藝問題》（《湖南省博物館館刊》第四輯，嶽麓書社，2007年，第272頁）已提出類似的意見，他指出“這個‘泚’還是‘丹’字，不過是漆器工藝中‘丹’的專用字”。

法相同。從“泝”字見於出土文字而不見於古書以及它與“彤”字有相同用法這種情況來看，“泝”字可能只是特定職業或群體習慣使用的一個字，而其他大部分人則習慣使用側重紋飾義的“彤”字。

漢代人普遍使用漆器，其中就有不少是金屬胎質的^①。漆器上多繪有紅黑相間的紋飾，如果是可分別內外或中外的器物，如常見的耳杯、匜、食奩、盤、盂、榼、卑、奩、盒等容器，甚至棺木上也往往於內部塗飾紅漆^②。東漢元和二年銅鈔以及上文提到的錯金朱雀銜環雙連銅豆，都是在金屬器內塗飾丹漆，這也應該是很平常的做法。雖然用丹砂作紅色顏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^③，但漢代如此普遍地在器物尤其是飲食器內部塗飾丹漆，可能和當時盛行的神仙思想有關係。

秦皇漢武都一度執迷於追求長生不老之法，漢武帝更受到李少君的誑騙，大肆進行祀神求仙的活動。《史記·孝武本紀》云：

少君言於上曰：“祠灶則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，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，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，見之以封禪則不死，黃帝是也。……”於是天子始親祠灶，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，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。^④

可見由於相信丹砂和黃金都是追求長壽、成仙的靈物，甚至產生使用以丹砂煉製的黃金為飲食器也能長壽的思想。晉葛洪《抱樸子內篇·仙藥》記載有飲用含丹砂汁的井水而得長壽的傳聞^⑤。唐李沖昭《南嶽小錄》記載斷石源有石上鐫字云：“此有丹砂，水如乳而甘香，有人得掬飲之，可壽至千歲。”^⑥既然有這種認為飲用含有丹砂成分的水能長壽的觀念，就很容易出現在飲食器上塗飾含丹砂的丹漆這樣的行為。宋張鉉曾

① 傅舉有：《中國漆器的巔峰時代——漢代漆工藝美術綜論》，見傅舉有主編《中國漆器全集·第3卷 漢》，福建美術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頁。

② 陳振裕、李天虹：《“泝”與“泝工”探析》（見《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》，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18~223頁）曾對銘文中有“泝”的——主要是朝鮮樂浪出土的漆器作過統計，可以參看。湖北雲夢大墳頭一號西漢墓出土木方上記載的以“泝”字放在前面修飾的器名較多，參湖北省博物館、孝感地區文教局、雲夢縣文化館漢墓發掘組《湖北雲夢西漢墓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1973年第9期。另可參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《中國漆器全集》，福建美術出版社，1998年。

③ 馬清林、胡之德、李最雄、梁寶鑒：《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彩陶（彩繪陶）顏料以及塊狀顏料分析研究》，《文物》2001年第8期。

④ 《史記》，中華書局，1959年，第455頁。

⑤ 王明：《抱樸子內篇校釋》，中華書局，1986年，第206頁。

⑥ 李沖昭：《南嶽小錄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8~9頁。

爲其叔祖張子顏生日以丹砂鑄酒杯爲壽^①。明沈沈《酒概》記載有酒器名“丹砂杯”^②。明查志隆《岱史》卷十八《登覽志》收程拱辰《玉女歌》中講神女“素手授我硃砂杯，須臾餌以白石髓”^③。這種觀念和行爲應該有更早的來源，結合古書記載和考古資料來看，它們完全可能在漢代已經產生。

本文初稿蒙劉釗師、張傳官先生、丁唯涵先生審閱指正，謹致謝忱！後蒙郭永秉先生賜知，裘錫圭先生在看到《文物》2014年第1期許建強先生文後也有意撰文討論該文介紹的銅器在確認“泐”字方面的重要意義。後蒙裘先生指導修改拙文並賜示相關資料，又蒙陳劍先生審閱，謹此致謝！

① 張鑑：《南湖集》卷三（中華書局，1985年，第33頁）載有七言古詩《叔祖閣學生朝，以丹砂鑄酒杯爲壽》。

② 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115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379頁。

③ 張繼禹主編：《中華道藏》第48冊，華夏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325～326頁。